



新脑洞

想象力与缜密、通俗完美结合
类型小说脑洞大开的好看故事

BEYOND IMAGINE
III
极限故事集
超好看
主编



打开脑洞

想象力与缜密、通俗完美结合
类型小说脑洞大开的好看故事

极限故事集
BEYOND IMAGINE
超好看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了个脑洞：极限故事簿. 3 / 超好看主编.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6

ISBN 978-7-5502-7000-8

I. ①开… II. ①超…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21424号

开了个脑洞：极限故事簿. 3

主 编：超好看

选题策划：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杨 青 李 征

版式设计：刘碧微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64千字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16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7000-8

定价：2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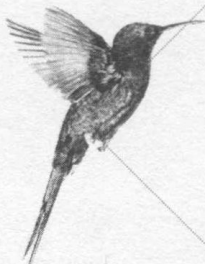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010-82069336

科幻空间



- 002 / 拳头——文 / 吴清缘
031 / 数字人——文 / 沙柳士
047 / 异行星——文 / 清凌冷
090 / 食脸者——文 / 言谨
105 / 血日——文 / 庄宇
136 / 静止的航班——文 / 米米亚娜

叱咤传奇



- 162 / 老牌特工——文 / 吴宏庆
176 / 劫囚——文 / 荀楠
197 / 鱼跃茶楼——文 / 格格蕾
224 / 怜蛾——文 / 蒋诗经
234 / 殇茗局——文 / 海公子



科幻空间

拳头 文/吴清缘 数字人 文/沙柳士

异行星 文/清凌冷 食脸者 文/言谨

血日 文/庄宇 静止的航班 文/米米亚娜

拳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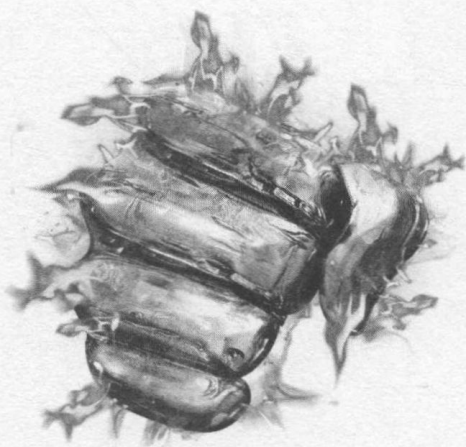
文/吴清缘



世界机器人拳王“野兽”休眠十年后被唤醒，

对战最新型机器人拳手。

面对强敌，他该如何抉择？



99.78%。

托里靠在一只棕色的旧沙包上，一根浅蓝色的进度条悬浮于脑袋当中。一只蛾子从脚边上一只破拳套的缝隙里飞了出来，在托里的脑袋上方盘旋了一圈儿，最后大胆地停在了托里的拳头上。

这间20平方米的房间已经很久没打扫过了。2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卢卡斯拳馆的休息室，当年盛况空前，拳手们在这里维修、充电，在受损的外壳上电镀金属，这一片房间时常烟熏火燎、沸反盈天……现在，它只是一间无人问津的储物室，废弃的拳击用品堆了一地，到处都积着厚达数厘米的灰尘。即便如此，这里仍依稀残留着过往的痕迹：门对面放着一只拳击柜，柜子分上、中、下三层，每层又分割成五个小柜子，用来存放拳手的备用电池和零件；拳击柜旁边堆着一打润滑油的空瓶，每一只的瓶盖边缘都凝结着一圈儿干结的油迹；还有几个造型酷似板凳的金属玩意儿，上面结了一片细密的蛛网，那是早在五年前就被淘汰的交流电充电器。

而托里被扔在这个鬼地方已经有十个年头了。

十年来托里一直被当作一堆废铁，这并不值得任何人惊奇，即便是现在，托里仍旧不能免除身为废铁的嫌疑：坑坑洼洼的金属躯壳，光芒混浊的电子眼睛，斑驳的左胸甲上印着因已模糊而无从识别的红色字迹，看上去仿佛扭曲的血渍。陈腐的气息重重地环绕着这台苍老的机器，唯独一双拳头在时过境迁之后仍旧弹眼落睛：

那是一个棱角分明的立方体，大小是普通男人拳头的两倍。这么多年过去了，它们依旧皎洁银亮。立方体的表面上没有锈迹，也没有刮痕，它们衔接在托里粗糙的机械臂上，仿佛一只野兽用它毛茸茸的大手捧着稀世珍珠。

这是16年前的WRB（WORLD ROBOT BOXING）拳王，I代智能机器人，托里·赛迪斯。相隔漫长的时光，过去的托里曾经无与伦比，精美的电镀外壳，摄人心魄的黑豹纹饰，一双电子眼通透明亮，仿佛泛红光的宝石。而当他在十多年后被人重新唤醒的时候，则倚靠在一堆泛着霉烂气味的垃圾堆里。12年的沉睡过后，托里再一次张开古铜色的眼睑，他观察着四周的萧条与荒芜，感觉死亡的气息扑面而来。

“这家伙还能打？”一个头顶光秃的男人拧紧了托里肩膀上的螺丝，“看上

去都要散架了。”

“托里，站起来，对着那块铁皮，来一记直拳给那家伙瞧瞧。”一个身材肥胖、留着板寸的中年男人指向那只拳击柜，“来吧，就一拳，小意思，我清楚你有多厉害。”

托里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苏醒后不久的他意识恍惚，久远的记忆自内存里被调了出来，他记起了这个他曾朝夕相处的地方。那只拳击柜，第三排左起第二个，是他专属的柜子，他的名字被刻在锈蚀的铁皮上，后附“野兽”二字。那是他的绰号，在这个凶蛮的绰号背后，是令当时拳坛闻风丧胆的铁拳。有一丝憎恨一点一滴侵入了托里的CPU，托里迅速击出一拳，写有托里名字的那只柜子应声击穿，单词“野兽”被分成两截，断裂的铁皮向内弯曲，而字迹就扭成了无从辨认的模样。

上油，充电，之后托里就被送上了拳台。秃顶男人成了他的助理，在每个回合结束之后的休息时间为他旋紧螺丝，上润滑油，说一些激励士气的话。他的对手毫无例外都是III代智能机器人，每一个都酷肖人类，以至于托里一度以为自己是在跟人对打，直到自己的拳头触到对方的身体，他才意识到对方确实是一台机器。每一次托里都打到了最后一回合，然后在最后一回合用一记重拳KO对手，在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中走下拳台，而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居然连续赢下四场最终晋级决赛，与塞克·阿伦争夺第12届重量级拳王的金腰带。

吊诡的是，除了最后一回合，他从不记得之前打过的两个回合，不过这不重要，他只需记得那最为关键的一回合就够了。在半决赛中，托里用一记上勾拳KO对手，但这记奠定胜局的重拳使得托里付出了扭伤右肩的代价。因此，那场拳赛之后托里一直忙着修复自己的合金肩胛骨，这并不是多么困难的工作：不需要工具，自我修复系统就能够实现自检和维修，只是这时候托里必须处于休眠或者半休眠状态。而修复的时间相当冗长——在127个小时45分钟23秒之后，修复进行到99.78%，即将完成。

“滚吧，托里，该上场了。”

一个拎着工具包的男人跨入房间，人长得干瘦，头发散乱，正是那个秃顶。男人伸脚狠狠踢向托里的右肋，而处于半休眠状态中的托里就被突然唤醒，“比赛提前了，忘记通知你啦。”

99.78%。

悬浮在CPU上方的进度条颜色泛红，上面的百分数字正在疯狂地跳动，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最多不会超过一分钟……但是托里无法说话，他只能徒劳地发出毫无意义的蜂鸣。十年来蒙尘受潮，语音系统遭受到不可逆的损伤，而能与他匹配的语音零件早已售罄停产。因此他只能默许维修人员忽略他隐蔽的肩伤，以及在此刻无法向秃顶表达一个用几个短语就能简单陈述的事实。秃顶掏出了电棍，电棍所能释放的万伏高压对托里体内精密的合成电路不啻为死亡般的威胁，托里乖乖地站起来，跟着秃顶亦步亦趋地走出了房间。

99.78%。

进度条的数字定格在了99.78%，红色仿佛人血。出门，是一条漫长的甬道，甬道的天花板上每隔两米安着一只白炽灯，光线苍白，在托里的金属躯壳上打出凌乱的折光。除了脚步声和脚步声激起的回音之外，托里听见潜伏在幽闭处的昆虫鸣唱、扇翅的声响，电子声呐发出的脉冲在每一个角落左冲右突，细心倾听这个世界所有的隐秘。总有那么多虫子，过去这样，现在也一样，每当托里穿越这条漫长的道路，他都不免感慨，那时候，这里是训练室和休息间的通道，夏天里也是这般虫声唧唧。

走到尽头，是一片瞩目的光海。*gonna fly now*的旋律轰然炸响，成千上万人同时发出欢呼“野兽”“托里”，或者“野兽托里”，他们肆无忌惮地叫嚣，五官夸张地拧在一起。

这里是曼德森竞技中心，前身是卢卡斯拳馆，中间是一个标准规格的拳台，环绕拳台的是高达50米共40层的阶梯式观众席，此时此刻，两万个座位座无虚席。塞克·阿伦已经站在了拳台上，这是一个英俊的拳手，五官匀称漂亮，英伦范儿十足的脸庞上正挂着浅浅的微笑，简直像瓷娃娃般漂亮。托里翻过围绳跨入拳台，紧闭的双唇张开了一道细微的缝隙，这使得他的脸看上去有些狰狞：这家伙，简直是我见过的最帅的拳击手了！

“女士们、先生们，今晚，欢迎诸位光临世界机器人拳王争霸赛的决赛现场！红角，是今晚的挑战者，野兽，托——里——赛——迪——斯！蓝角，是举世无双的伟大拳王，撕裂者，塞——克——阿——伦！”

西装革履的男人手持话筒，声如洪钟。他是那个托里苏醒后不久就命令他出

拳的男人，此刻面色红润，油光水滑。男人说话的时候塞克脱下了拳袍，使其结实的上半身露了出来，肌肉紧实，但不夸张，是十分优质的格斗身材。但是托里知道这仅仅是炫目的装饰，其本质无异于电镀纹饰或者喷漆彩绘，在这一身漂亮的肌肉之下，是坚不可摧的金属装甲，那才是拳手的生命线。男人下场，身着白衬衫黑领结的裁判上场，裁判招呼拳手到拳台中央，现在，托里与塞克面对面，两人的鼻尖几乎要贴在一起。

“碰拳套。”

拳王塞克拳头在上，挑战者托里拳头在下，拳头相击，塞克忽然微笑起来：“请多指教。”请多指教？托里以为自己听错了，往角落走的时候，他还自检了一遍听觉回路，不仅仅是因为对手客气得过分——那声音又细又软，哪里像个拳击手，简直……就是个娘炮！

娘炮，真他妈娘炮，铃声响后的一分钟里，两人均未命中一拳，这使得托里恼羞成怒。这是怎么回事儿？托里的拳头相互撞了一下，他击出一拳，塞克往后轻轻一仰，轻松地就躲开了。

塞克在拳台四处游走，他的脚步轻快敏捷，两条精壮修长的双腿仿佛蝴蝶的双翅，在托里的四面八方翩翩起舞。托里打不到塞克，他挥了11次拳头，合计起来有将近两万磅的重量，但是全都送给了空气。该死的娘娘腔，托里向前疾行两步，眼看就把塞克逼到了围绳角落，但塞克脚步一错，不知怎么就绕到他身后去了。

拳不是这么打的，绝对不是。托里的记忆延伸向过往的战场，17年前的机器人拳赛也是盛况空前。铃声敲响，不会超过三秒钟，沉重的金属撞击声就会响彻场馆，鲜有谨慎的试探和迂回的周旋，上场直接重拳伺候，刺刀见红。17年前，自己第一次登顶WRB的决赛，面对绰号“战斧”的诺万·里科，双方互拼重拳从头至尾。在最后一回合，托里一记上勾拳命中诺万的下巴，至今托里都记得那一刻的微妙触感，与感知金属躯壳的塌陷与粉碎相比，击飞的感受其实更为迷人。他目睹着诺万的脑袋以极快的速度飞离了身体，坠地时把地面砸出了一个浅坑，断颈的地方，五颜六色的电线盘根错节地裸露着，“噼啪”闪着耀眼的火花。

但这并不是拳赛的结局。当无论是在现场还是在荧幕前的观众都尚未从断头的惨烈一幕中回过神来，无头的诺万居然再次挥拳给托里的肋部以沉重的一击，

这一拳击倒了同样摇摇欲坠的托里，而失去头颅的诺万则依旧屹立不倒，于是诺万最终卫冕了拳王。

那才是拳击，有血性的拳击，那个年代的拳手都值得尊敬，他们无所畏惧，崇尚最原始的暴力美学，K.O对手是他们的全部使命。可是现在呢？何止是塞克，他所接触到的III代机器人无不擅长躲闪，他们跳跃、旋转，游而不击，出拳则犹如蜻蜓点水……塞克连续击出三记刺拳，均命中托里的脑袋，但完全没有杀伤。这是常态。现在的拳手对于命中的追求远甚于力量，他们并不在乎K.O，而更重视点数，只因为他们太担心自己被击毁……懦夫的拳击，已经偏离了拳击之道。

一记刺拳，又一记，塞克的胳膊仿佛一条鞭子，而拳头就是鞭梢，它们以极快的速度向托里抽去，迅捷绝伦。托里毫无办法，他抡拳反击，但塞克一侧身就躲过去了，还没等他把拳头收回来，塞克的拳头又甩在了他的脸上。沙包，我简直就是一个移动沙包，托里懊恼地想，反正沙包不会反击，那家伙要做的仅仅是使劲去打！使劲打，使尽浑身解数地打，2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他现在正在搏斗的地方，那时候是卢卡斯拳馆的训练室，375台机器人全年无休。

蜂巢，这是他给训练馆起的绰号。偌大的场地被分割成375间小室，一律等边六角形，面积5.04平方米，它们严丝合缝地衔接在一起，绵延，仿佛巨大的蜂巢。凌晨3点半，375台机器人鱼贯而入，他们依照编号到达指定的房间，然后开始一天的训练。训练是必需的，只有在不断的重复中，技术动作才能被固化成数据储存在硬盘里。对于训练托里从不敢懈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托里倾尽全力击打挂在墙上的沙包，他必须保证格斗数据的品质。

375枚散热片同时运转，训练馆内的空气因此湿热黏稠，在空气混浊的流动之中，托里感知着375片CPU的磅礴脉动。他们甘于在这小小的斗室之中与沙包为伍，为了赢，他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这是信念，与生俱来。在托里漫长的拳击生涯里，他却听过与这一信念相悖的话，出自另一个机器人之口。对话发生在午夜0点20分，托里一个人在空空荡荡的训练室里挥舞着拳头，门咿咿呀呀地被推开了，探进来一个圆润的机器脑袋。

“杰尔森，你……”托里垂下胳膊，然后扶正了沙袋。

“就是……想和你聊聊。”杰尔森摸了摸光滑的额头。

“聊聊？”

“又给自己开小灶啦？”杰尔森右手扶墙，右脚搁在了左脚的左边。

“昨天线路检修，训练被耽搁了，得补回来啊。”

“你可真勤奋。”

“过奖啦。”

“那我问你，”杰尔森左手拍打着大腿，“你这么辛苦，是为了什么呀？”

“那还用说？赢啊，当然是为了赢……”

“赢？”杰尔森的声音突然低沉下去，“那么，你告诉我，赢，又是为了什么？”

托里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赢，然后呢？托里注视着杰尔森，希望从他那里获得答案。“为了那群野蛮人。”此刻，杰尔森的声音庄严肃穆，褐灰色的电子眼忽而放射出幽蓝的光芒，“他们喜欢暴力，而我们成全他们，他们是一群暴力的势利眼。听着，托里，这就是赢的意义，你想赢，你的对手也想赢，你们打得越激烈，他们看得越开心……”

托里的身体在发烫，CPU的温度比连续训练五个小时都来得高。他想转身跑开，但是杰尔森的眼睛仿佛具有磁性，把托里牢牢地固定在了原地。“他们下注赌博，不仅赌输赢，还赌谁会在第几个回合被谁干掉，赌会不会报废变成一堆废铁……”

“等一下，杰尔森，你怎么会知道？”

“我没有被洗脑，这点和你们不一样。你们的脑袋里，有一些代码，这些代码是一个程式，这个程式教导你们：赢！必须去赢！”杰尔森顿了顿，他的音色高亢起来，但音量却越来越低，“它根植于你们的系统，你们无条件地接受了它，所以你们不会去思考、不会去发现……但是我可以担保我的脑袋里没有这些代码。这是他们生产上的一个失误，一个失误。托里……有人过来了，我下次再说！”杰尔森推开门，快步出去了。

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托里一直没见过杰尔森。他曾经好几次在休息时间去杰尔森所在的休息室找他，但他都不在。后来托里问了乔治，那是一个和杰尔森同处一间休息室的机器人，乔治说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见过杰尔森了，并且最近来了一个新的机器人，在原本是杰尔森的地方训练、休息，那是个菜鸟，名字叫帕尔·杰克逊，出厂才只有一个礼拜。

托里每天依旧不遗余力地训练，但和过去有所不同的是，他感觉到了疲惫，关节的摩擦、电路的过热、系统的过载，都让他感觉非常不舒服。在过去，这些现象也存在，但现在他却感觉遭罪，都是因为杰尔森。赢的意志只是一串代码，这使得托里感到揪心，而赢又是为了什么？这仍是一个痛苦的问题。明日复明日，在永无天日的六角形空间里，每一寸金属、每一根导线、每一枚电阻，乃至每一个在躯壳之内随波逐流的电子，它们都喋喋不休地诉说着承载在它们身上的苦痛，而当他垂下双臂茫然四顾，它们又同时咆哮着必须去赢。

他也有意气风发的时候，当他K.O对手，他也会为之狂喜，可是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他都在无尽的疲惫之中度日如年。也因此，他格外羡慕塞克，以及像塞克这样的所有Ⅲ代搏击机器人。他们从不训练，其只需要一根数据线：一头连接脑袋上的端口，一头连接计算机终端，搏击数据便源源不断地自服务器灌入他们的大脑，他们就这样掌握了各种拳法，并且能在实战中运用自如。

托里还记得沙包上印着的词语：天道酬勤。这是托里的座右铭，简单，却深刻，但这些道理塞克他们永远都不会懂。就像现在，他们享受着如同击打沙包一般肆虐对手的快乐，却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付出，可是谁在乎呢？托里凝视着塞克，塞克正在前方轻快地颠着步子，表情平静，甚至带点儿微笑，只一瞬间，他就贴了上来，那么快，以至于托里的电子眼都未能捕捉到塞克的运动轨迹，而当托里抡起胳膊的刹那，塞克早就站在了两米开外，继续颠着他那轻快的脚步，还调皮地吐了一下舌头。塞克是在戏耍自己。他能轻而易举地击中自己，而自己根本碰不着他；他们确实共享着同一段距离，只是在那同等的距离之间，横亘了整整一个时代。

铃响，第一回合结束，拳手回到各自角落。塞克的助理手持注射器迎上来，在塞克的右腕上注射了三管30毫升的褐色油脂——这是延缓机械关节磨损的润滑油，沿着藏匿于人造肌肉内的合金管道抵达金属关节的枢纽。相比塞克，托里注入润滑油的方式要粗犷得多：秃顶男人拧开位于托里右肋的一个旋钮，露出一个直径大约一厘米的黑色孔洞，接着掏出一支表面污秽不堪的试管状容器，掀开瓶盖，直接将容器内的黄色油脂灌入孔内。一支，两支，当秃顶掀开第三支润滑油瓶盖的时候，他咆哮起来：“给你喂这么好的油，你打得却像一条狗！”秃顶屈起右手食指，用第二节指关节敲击托里的脑袋，“像狗还是在恭维你……你知道

你是什么吗？沙包！就是个沙包！还叫什么……什么来着？野兽？就你这样的东西，也配？”

野兽，这是一个迷人而又古老的绰号，它纵贯托里的拳击生涯，在残酷的胜负之中以不同的面貌呈诸世人。“又一个，编号B6792，名字，绰号？”

“等一下……”

“小兔崽子，动作快点儿，快生成一个名字和绰号！”

“B-6-7-9-2，”被叫作小兔崽子的小伙子大声吼道，“姓名：托里·赛迪斯，绰号：野兽！”

“野兽……”男人埋下脑袋，双手鼓捣着什么，过了约莫五分钟，他喊道，“B6792，托里·赛迪斯，绰号野兽，交付卢卡斯拳馆——收工！”

这是托里自出世以来的最初记忆。组装完毕的他自传送履带上飞速滑落，最终在履带的终端戛然而止，一个胡子拉碴的男人在托里的左胸甲镀上了深红色的“野兽”字样，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瞬间。在光电蒸腾的机器人工厂，一个称霸拳坛的名号即将横空出世，一切始于托里那双取材于钛铝锰合金的双拳，在九年的拳击生涯里，他的拳头从未有过一丝划痕及凹陷。在WRB的暖场赛上托里初露锋芒，铃响不到五秒钟便以一记后手直拳击倒对手，他的打法简单粗暴但是杀伤力巨大，这无疑契合了“野兽”的称号，而这则是托里在WRB纵横四海的开端。

在WRB的预赛中托里势如破竹，连续七场以击穿对手装甲的方式赢得比赛。当时的拳手对托里的重拳都深感恐惧，其巨大的杀伤力使得将近一半的对手都落得了报废的下场，而拳坛史无前例的屈辱事件也随之发生。一个叫乔治的机器人在托里的拳头根本没碰到他的情况下夸张地倒下，裁判数到十之后自动出局。他的“诈死”伎俩自然被人类看穿，机器人学家对于乔治的行为莫衷一是，最后是乔治自己一语道破天机：我应该为赢得拳赛付出一切代价，我认为我也一直在这么做；但是如果在赛前我就判断自己肯定会输，那么“去赢”就是一个错误的命题；相反，我就应该努力自保，为了今后还可以赢。乔治为自己的辩护并没有赢得人们的认可，最终落得一个格式化的结局，但乔治坦然接受了这一惩罚，他说相对于被“野兽”摧毁，他宁可死于安乐死性质的“格式化”。

这是王者的预兆，野兽注定将登顶拳王，在首次挑战遭遇诺万的阻击之后，托里在次年首次戴上了拳王的金腰带。卫冕之路上观众的欢呼如影相随，他们歇

斯底里般呼喊着“野兽”的称号，目睹着托里完成他们无从企及的暴力梦想。这是野兽的时代，一个拳坛万马齐喑的时代。一个又一个失败者败倒在托里脚下，伤或死是他们输拳的代价。而对于托里而言，当他抵达此行的巅峰，并且再也无法向前迈进一步，时光就趋向静止，只有前仆后继的挑战者们用一次次的倒下搅动时间之水，从而证明了时间仍旧在向前流动的事实。

当托里第一次登顶拳王的时候，曾有评论家预言他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新星；而当托里以三年不败的战绩粉碎了来自各界的奚落与妄断，人们就已习惯了托里的不可战胜，并且认为托里会一直赢下去；也因此，当托里负于无名小卒帕尔·杰克逊的时候，全世界都为之大惊失色。当时的评论家们普遍认为这仅仅是托里一时大意而造成的败北，而从场面上看这种说法确实有其根据：整场拳赛托里尽占上风，但是帕尔却在第二回合打出了一记刁钻的斜勾拳，就一拳，终结了这一场看上去一边倒的比赛。

只有托里清楚，这是一场几乎势所必然的失败。赛前两个月，托里感觉头疼，像是脑袋里埋着一根针，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无形的针越来越多，它们随时都会刺痛托里的电子回路，时刻阻碍托里挥拳。托里赴机器人维修点做了检查，检查结果表明，除了护甲轻微受损之外，托里全身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问题仍旧存在。至开赛的前一小时，托里感觉头痛欲裂，连拳头都捏不紧了，但是他必须走上拳台。他忍着疼痛，竭尽全力击打对手，期望以最快的速度干掉这个初出茅庐之辈，但对手硬是撑住了托里如潮水般的攻势，而托里的体力逐渐不支，每击出一拳，那些扎在脑袋深处的针仿佛又往里深入一寸，而托里感觉自己几乎就要散架；当帕尔的斜勾拳击中自己，他并不觉得这一拳有多重，但他却再也站不住了。他不是被帕尔所击倒，而是被自己所击倒。不祥的阴云已经笼罩在了托里的上空，当托里在此后的比赛里接二连三地倒下，人们终于意识到托里的时代正在远去，而拳坛终将回归群雄割据的格局。

从休眠到现在一共过去12年了，在托里休眠之后的头两年里，他被人任意搬动，在外巡回展出，在那些日子里，秃顶和板寸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工作。那时候的秃顶头发还剩不少，至少头顶还是一片郁郁葱葱；板寸当年仍旧留着板寸，而身材只是微微有些发福，看上去反倒有几分健壮。作为一具展品，托里像一尊雕塑被放置在展台上，任观众抚摸、拍照合影留念，也会被植入一些程式，做一些

打击沙包的动作以供观众欣赏。展出伊始，人们对这位过气拳王兴趣浓厚，在世界各地的机器人展览会上不乏只为一睹托里风采的游客，他们在托里永不锈蚀的铁拳旁流连忘返，重温托里在拳台无可匹敌的岁月。但这一切也就持续了小半年而已，当一茬又一茬的新人在拳坛崭露头角，过往的辉煌也就沦为了明日黄花，当绝大多数人不做停留地经过托里的展台，这便是托里巡展之路急转直下的开端。

在之后的大半年里，托里辗转于小型电器展会、袖珍私人馆藏、猎奇博物馆等各种名不见经传的场馆，最终沦落到被关进动物园的铁笼，和狮虎一道接受人类不无好奇的观瞻。托里后来是以2000美元的价格被卖给了一个三线城市的市博物馆。2000美元，相比当初20万美元的造价无异于九牛一毛。在那儿展出一年以后，托里以博物馆资产的身份被移交至卢卡斯拳馆保存，在那个曾经是休息室的储物间，托里度过了无意识的漫漫十年。

当托里从长眠之中苏醒，他吃惊地发现人们仍在高呼他从前的绰号，当他乍闻“野兽”二字的时候曾有过短暂的欣喜，但当他仔细聆听以后才发现事情并非他所想的那么回事。“这家伙长得可真丑……”“所以才叫野兽嘛。”“人如其名啊。”“是机如其名吧……”这些评价来自四面八方，而托里的声呐被迫照单全收。而随着托里的屡战屡胜，那些评论逐渐变得先抑后扬：“这家伙，长得难看，但是打得凶！简直可以打死一头牛……等一下，他是不是叫野兽？”

事实上，观众越来越喜欢他了。他进场时台上热情的欢呼便是证明，其音量与塞克出场时的呼声齐平。但是现在，他只能听见一阵又一阵的嘘声。“我们要看的是拳击，不是打沙包表演！”“滚吧，老古董，滚回去积灰去吧！”

他们不懂拳，他们什么都不懂，他们看的只是热闹，然后大放厥词，托里凝视着秃顶男人，电子眼的亮度急速上升——闭嘴吧蠢货，你知道个屁！

第二回合开始，铃一响，托里就以百米冲刺的步伐向塞克猛冲过去。这是拳台大忌。没有步法，失去重心，只有初学者才会犯这样的错误，而托里看来是被愤怒冲昏头脑了。塞克略一侧身就躲过了托里的袭击，击空的托里一个踉跄，向前迈出好几步才勉强站稳。

塞克没有出拳，他退开三步，审慎地凝视着托里。托里转过身子，电子眼的光芒逐渐暗淡下去，然后又陡然亮起来，在亮起的瞬间，他再一次朝塞克扑过

去。塞克斜行一步避开托里的拳锋，当托里向前翘起的时候，塞克轻松绕到托里身后，一记刺拳轻快地击中托里的背心。重心本已前倾的托里被这一拳打在了围绳上，他狼狈地抓住围绳，转过身，恶狠狠地盯着塞克。

塞克没有乘胜追击，他站在距离托里一步之遥的地方，双手护头。托里的电子眼开始闪烁，它们忽而亮得刺人双目，忽而又暗淡到几乎与眼周的金属不尽相同，半明半暗，仿佛仲夏夜的灿烂星辰，而就在这明暗之间，托里第三次扑向了塞克。滑步躲闪，一记左拳，这是塞克在本场拳赛中第一次使出左拳，他是左撇子，左拳才是重炮手，因此这一拳比之前的任何一拳都重得多。

猝不及防，托里的腹部被这记重拳击中，体内的电路急速震荡，CPU上方投射出一片赤红。这仅仅是杀伤的开始。左直拳连击，上步摆拳，再上前一步，贴身一记勾拳，每一拳都那么结实，与之前的刺拳相比几乎就是坦克与步枪的差距，每被击中，托里都感觉自己的身体像是在亲吻高速特快，生出被击飞千里之外的痛苦感觉。

塞克脸上的笑容荡然无存，现在，他的拳头仿佛铁锤，锤头高速击打着托里的躯干和脑袋。“先是鞭子，有时候会变成锤子，但请祈祷它们一直是鞭子。”评论家的评论一语中的，塞克的拳风向来如此，在有十足把握之时，塞克才会重拳相向，而到了那时候，对手很快就会游走在倒下的边缘——

托里被逼到了拳台红角，已经退无可退，他闪身试图逃离，但塞克的右拳兜住了他的肩膀，把托里拽回了自杀的角落。一拳击头，托里护头的双手垂落下来，主动卸防是昏厥的前兆；一记勾拳击腹，托里双膝一软，眼看着就要向前扑倒，而塞克一拳又将其打得倒向围绳。

塞克已经杀红了眼。他用一记又一记的重拳迫使托里始终靠着围绳而无法倒下，而当塞克需要托里倒下的时候，他要确保托里在十秒的计时内无法站起。一鼓作气，塞克深谙此道。他几乎是贴着托里的身体在打，一寸短一寸险，距离越近，拳头越重。“干掉它！”“干掉那个丑东西！”“打掉那个罐头脑袋！”在此起彼伏的叫嚣之中，“丑”字以极高的频率入侵托里的意识，而托里饱受击打的脑袋突然发出低沉而短促的蜂鸣。“我是……丑东西？”托里在哽咽，虽然听上去只是无意义的噪声。

啊！